



本土文本

进厂

(小说)

□王海波

盛国如力大如牛,在二套岗跟外场管理员掰腕子,咔嚓一声把值班室的条桌腿折断。

他每天从堆垛拉棉花包比别人多两个,棉花包卸到籽棉仓库就没他的事了,籽棉仓库有专人将棉花包拆开倒入输送槽,由输送带送到锯齿车间生产加工。整个轧花流程并不复杂,没有太多技术含量,说到底,就是通过锯齿式或皮辊式轧花机将棉籽与棉絮分离。

盛国如多拉了好几车,衬衣湿了,他怕着凉在仓库换衣服,平板车停门口。仓库很大,四个大门进出。盛国如光着膀子,把湿衣服放进包里,抖开叠好的衣服刚想穿,门外有人推车,盛国如以为是缪二发回来了,抬头一看是叶红。叶红往里跑没发现人,盛国如故意用力一咳,叶红吓得倒退两步,脸色铁青,见到盛国如,叶红骂道:“把你祖宗吓死了!”盛国如迎面抱住叶红,叶红猝不及防倒在棉花包上。

叶红急中生智说:“仓库门还开着,谁撞进来看着难为情,你把门关上。”盛国如真松开叶红去关门,叶红从另外的门溜走了。出了仓库遇到缪二发,缪二发问:“慌慌张张干吗?”

“送棉花到仓库的。”叶红回道。缪二发匆匆进了仓库,盛国如在穿衣服。缪二发问:“叶红有没有来过?”“没有。”盛国如说谎。

缪二发说:“叶红刚从西门出去的。”盛国如定了定神:“我流了一身汗,刚来换衣服的,没在意。”

缪二发有些疑惑,盛国如实在的样子,缪二发也没多想:“那你早点回去吧。”连续好多天,叶红不敢进仓库,她躲闪盛国如,那天仓库的情形,像一个巨大的怪物令叶红惶恐不安。她想告诉缪二发,又想这种事不能描,越描越黑,男女之间的事说不清,干脆不说,说了反而影响他们关系。叶红忍着,但她病了,发了三天热。躺在家里,吃了退热药,用冷毛巾敷在额上。缪二发约了盛国如去看她,俩人合计买了两样水果,缪二发叫盛国如拎,盛国如说:“一人拎一样。”

叶红住在老街上,盛国如骑自行车驮着缪二发。老街就剩北街有点东西看了,西街破旧不堪,铺的石块坑洼不平,盛国如的车子颠簸着。缪二发从车上跳了下来:“坐得不适意,不如跑。”盛

国如也下车推着走。

“就在前面,拐弯就到。”缪二发指路。盛国如说:“你熟门熟路的。”“你不要到厂里胡说八道的。”缪二发提醒。

盛国如反问:“你还不放心我?”“不放心就不带你来了。”缪二发相信盛国如。

说着话,缪二发就在巷子口的院门停下来,敲了敲门,不多会儿,叶红开门,俩人随后进屋。叶红说:“客气啥?还拎东西来。”“就一点水果。”缪二发说。

盛国如扫视叶红的家:“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。”

“家里平时没人来,家具摆放没人动,每天就擦拭灰尘。”叶红边说边泡茶。

缪二发说:“这地方也是闹中有静,她老公在外打工,长年不在家,左邻右舍都是老人,动静再大也没事。”

叶红白了缪二发一眼,觉得他的话多。转过头对盛国如说:“站着干吗?椅子上坐坐。”

“不坐了。”盛国如跟缪二发说,“要不你要会儿,我先到厂里去,万一有事找不到我们。”

缪二发凝神迟疑:“也行,你先去。”叶红怨恨缪二发把盛国如带来,她有种说不出的担忧和惧怕。缪二发送走了盛国如,随手关好院门,他拉着叶红进了房间,说:“睡会儿吧。”

“我才发热的。”叶红不肯。

缪二发说:“躺会儿就走。”

……严厂长不动声色地看着何堂生:“盛国如这事有没有到外场和警卫班调查?”“调查了,说是就偷了一回。”何堂生说。

“知不知道谁举报的?”严厂长又问。我父亲坐在那里,何堂生有些支吾其词,严厂长说:“你说没事,王队长跟我是兄弟。”

“刘克桂说是缪二发举报的。”何堂生如实相告。何堂生抬出刘克桂,有事可以往他身上推。刘克桂是警卫班班长。“这件事不能光写个检查就草率处理,要做实材料,苗头性的事要重拳出击,这么大的轧花厂你一偷他一偷的成何体统?要作为反面教材,杀一儆百。职工大会上我要讲,决不允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”

严厂长吩咐:“你和蔬菜大队联系一下,盛国如的合同不签了,给蔬菜大队的名额不变,重新换个人。”

“这风气不杀也不行。”何堂生附和。严厂长说:“回头我告诉两个厂长。”“好的。”何堂生回办公室。刚转身,严厂长问我父亲:“王队长,你儿子不是今年学校毕业了吗?”

“是的。”我父亲答应。“何堂生。”严厂长顿了顿,“要不这样,把盛国如的名额给王队长的儿子。”何堂生站在严厂长和我父亲中间说:“我也这么想的。”

按照严厂长以往的做事风格,他会让我父亲先找何堂生商量,他假装不知。何堂生不仅是厂里的文书,也负责人事。我父亲和何堂生也能说到话,由我父亲通过何堂生再找严厂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,这样,严厂长进退自如,进能把事情办好,还我父亲一个人情,退即便不成,怪罪不到严厂长。可严厂长对我父亲不这么办,没有盛国如这事,严厂长也会想其他法子。在厂里严厂长发了话,没人敢吭声。

天色尚早,父亲去队里分完工就去了大队。父亲要跟大队支书打个招呼,万一何堂生来办手续怕大队还不清楚,弄不好把我的名额给了其他人。大队支书实权,虽与父亲兄弟相称,但许多人怪,这年头你不买别人的账,就是堵自己的路。

大队在北街,玉带河边上。队部是砖瓦木结构的古式平房,对面邮局是二层楼房。民国初年,整个街容保留着清末遗存的老集镇原样。寺庙、祠堂计有二十多所,建筑讲究,仿宫殿式,多建于北街。东北角有土山一座,山顶禅院三座,山下为“放生池”,还有二层文峰塔耸立云霄。后因战争重创,街貌严重受损,到处断垣残壁,寺庙、古迹等建筑,多数被拆毁或焚烧。玉带河开凿于清乾隆年间,后仅剩小镇浴室至西街头一段,有部分已淤浅填平,旧时该河没有较大作用,只能停放小本经营的船只。父亲推门进去,支书正在整理案头文件,父亲自己拉了张椅子坐于支书桌前。

“板着个面孔来讨债?”支书自语。

“嗯。”父亲递了支烟。

“什么事大惊小怪的?”支书把烟叼到嘴上。父亲晃晃一枪:“儿子毕业没工作。”

“儿子才毕业,也别急,你别愁儿子

找不到工作,包在我身上。”支书说话霸气,一直喊我儿子。

支书看着我长大的,人前人后夸我。支书现在还活着,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过了两天,支书把我父亲拉到墙角:“早上轧花厂何堂生来的,说盛国如偷东西,顾及他的面子,事情就不公开了,保留名额换人,让儿子去,说不准也是个机会,我就不开会讨论了。”

叶红拿了瓶陈了多年的白酒给缪二发喝,她家的白酒有好多,老公回来也不喝。缪二发不喝白酒,要喝米酒。我们这里每年冬季有自酿米酒的习惯,冬天喝米酒比喝白酒舒服,要是胃不好喝米酒没关系。叶红说只有下锅用的佐料酒,一种普通黄酒。缪二发说:“就喝那酒吧,暖一下。”

叶红将下锅酒倒入钢精锅中,在炉子上烫暖。老街家家都生炉子,成本低,退了休的老人整日守着煤炉子烧茶水。钢精锅底结了厚厚的米黄色水垢。缪二发饿了,吃得很香。

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缪二发不想回家。叶红一高兴,就把那天在仓库盛国如压在她身上的事说给缪二发听。缪二发顿时火冒三丈:“什么兄弟!”叶红补道:“又没别的事,你干吗急?”缪二发一脸愤怒,甩门而去。叶红愣愣地坐在黑夜里。

到家后,缪二发又暖了一壶米酒,他把自己喝醉了。第二天,他去找刘克桂,“刘兄。”缪二发抽出支烟给刘克桂,“有件事闷在心上好长时间了,考虑到对厂里负责我才找你的,你是警卫班的头儿,只有你能处理好。”

“进厂这么多年,你从来没找过我,什么事装得像鬼样的。”刘克桂说。

“你要替我保密。”缪二发瞧瞧周围无人,压低嗓音:“盛国如经常偷碎布回去,缠在腰间,你们没发现吧?”刘克桂蹙着眉,火柴盒在指间转动。他想这事并不简单,盛国如不是天天偷,如果查了身上没有,查的人尴尬,被查的人不会就此罢休。要能查得实,必须里应外合才行。

刘克桂说:“你知道盛国如哪天身上有布?”

“我通知你才能查。”缪二发说。

“那好的,你得提前告诉我们,也好好有个准备。”刘克桂笑笑。(二)

江海新韵



归来(组诗)

□郁煜淑婷

◎星子

是夜  
黑暗渐渐吞噬  
这片黄土坡上最后一缕光明  
初来这边远的村落  
完全陌生的环境  
让仅存的安全感  
在黑暗中消散殆尽

站在漆黑中远望  
看到了光亮——  
高处的小镇  
仿若天空之城  
坐落在山间的每家每户  
宛如一颗颗星子  
点缀于天幕

盏盏明灯酝酿出的热情  
燃烧燃尽那如墨夜色  
与人间喧嚣  
无数的星子一起  
点亮人心

◎回忆的碎片

紫薇河里沉睡的  
是故去的不老的童年  
回忆拼不回的碎片  
从水杉树上掉落  
再也不见的  
心中偶尔破裂的  
是无法挽留

我亲手捡起

一片

再一片

投落云间

往昔的悲欢无从分辨

◎乘月

浅浅的一弯月

盈盈的一片叶

谁在望

谁又在笑

天上的云

地上的花

生长在地平线的交点

跨过一方水塘

天长地久的意象

倒映在这一瞬间

◎樱如雪舞

樱如雪舞

总和辽远的绿意相连

春光里的暗夜

黑的只道是寻常

你还不曾遇见过

夜樱直撞入心

枝头串着淡粉云

遥遥遮住漆黑的天空

花丛密密

浅浅入眼

梦回这无人的路上

独享一大片幽旷的春色

◎偷听的树

少女的秘密里落下一片花瓣

十一月了

哪来的花呢

干枯的枝败落的叶

哦,少女身后的那棵树

挂上了单朵的海棠

或许是甜蜜

浸润了偷听的树吧

海棠是好奇的树

给少女心动的礼物

◎人生的美

我以柔光为桨

乘着透亮的新月

荡过浅浅星河

打捞起沉睡的诗意

我以湖水为线

挽着花朵做的篮

踏过轻轻云朵

摘下可口的幻想

我以雨点为镜

拿起清风般的簪子

划过树梢

装点清浅的梦

◎灯

暖橘的车尾灯

撩开冷冷的环境色

这个夜晚

生动、明亮起来

生活的暗流汹涌

难以避开

幸而

一旦渲染温暖的色调

终将抵达

平静又明媚的时光

◎蓝

沙滩上青蓝色秋千

在海风的推动下

轻轻晃动

拢上一层安静

海波连连

黄沙细细

天色柔柔

幽蓝色的宁静

在不停迂回

◎江南

红墙灰瓦间

掩映着秀美的江南

所有的景致

在春花秋雨中璀璨

树与花互相交错

人景交融

水中花影绰绰

又传来鸟语阵阵

一支长簪挽起发丝

行走在绚烂之内

景中人,人成景

点染江南的秀美

◎梦中的乡愁

清晨的露水晶莹剔透

在绿色叶脉间嬉戏

昨夜的梦境逐渐明朗

清晰在生命脉络里

瞬间悄无生息

湿润刚刚苏醒的心情

梦一样的情节

蕴藏着梦一样的回忆

这回忆里

流动着油菜花的金灿灿

流动着麦田的绿油油

流动着棉花的白皑皑

流动着江海的苍茫茫

……

梦境层层叠叠

关于童年,关于家乡的记忆

反复模糊不清

时光的云雾再次簇拥

想念的水珠悄然滑落

一滴,两滴

滴答,滴答

掉进每一个念你的梦里

◎弦音

朵朵浪花翻腾

一次次拨动

思念家乡的心弦

仿佛琴音悠然响起

断断续续,若有若无

弹奏成持续不断、汹涌澎湃

永远不会无故失踪的乐章

所有的思念

在每一个音符里缠绕

所有的旋律

在每一个起伏里飞扬

这些灵动音符

来自故乡的热土

伴着袅袅炊烟

又弥漫在江的波纹里

哪怕隔着辽阔无边的水面

眷恋家乡的情怀

仍然可以浩浩荡荡

穿越而过

到达江的彼岸

那片属于故乡的磁场



信阳访茶(散文)

□老九

癸卯暮春,公派信阳学习,接受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熏陶,我自觉收获颇丰。

信阳是革命老区,信阳的红色资源中,值得后辈永远铭记的先辈有很多很多。“家家有红军,村村有烈士,山山埋忠魂,岭岭皆丰碑”,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“大别山红旗不倒”的荣誉。

信阳是红色的,也是绿色的。一周的学习时间里,除了在信阳师范学院聆听知名教授的上课,我们还走出校园,走进大自然的课堂。我们依次到新县许世友将军故里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苏区首府博物馆、光山县邓颖超祖居景区和光山万亩茶园参观访问。

这绿,就是信阳的茶。

信阳出名茶,作为老茶客的我自然是久闻大名,信阳毛尖也是我十分喜爱的品种。信阳毛尖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,闻名中外。在我的印象中,信阳毛尖是“上得了厅堂,也下得了厨房”的品种,在常见的绿茶中,我根据个人的嗜好口味,将其排在龙井之后,碧螺春和毛峰之前。

我曾暗自揣度过,这款绿茶当属国内名茶纬度最高处。绿茶的主要产地在江南,主要有安徽、江苏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南、四川和云贵、两广等,长江面南慈爱而得意地将她们揽拥怀中。河南信阳,在长江黄河之间,却出产名贵高档的绿茶,这自然非常难得。我有过一个

比方,高纬度的信阳名茶,就像一个年龄不轻的产妇生下了健康聪明宝宝。这一定是一个爱子若渴的母亲,她相信自己的遗传基因,明了自己的体魄优势,更凭仗了中原大地的广袤坦荡,以及大别山雄奇俊美。不由让人一盏茶在捧,万千感慨生。

这一片神奇叶片,游走于人的齿颊和舌尖,更是生动的象形字“茶”,上草下木让人在其间,头顶芳草扎就草帽,足蹬木屐,让所有品饮者都成了不写诗的“桂冠诗人”。她必定会依仗了山川灵气,是那种“山不在高有仙则灵”的山。信阳坐落大别山北麓,信阳毛尖吮纳汲取的就是大别山的灵气仙气。太史公虽然没有将大别山写进《史记》,传说二十岁游历四方时,他的确是到过大别山的,并且在山巅环顾,感慨赞叹:“山之南山花烂漫,山之北白雪皑皑,此山大别于他山也!”大别山由此得名。

都知道秦岭和淮河为地理分界线,地处秦岭与淮河之间的大别山也是。诞生于信阳的毛尖,也就融汇北国的刚毅和南国的柔情于一身。

这样一来我不能不心生惭愧了。我本楚人,故土地处鄂东南,我的先人世世代代都牵着大别山的衣襟,我却浑然不知山名由来。而且,我在江苏工作三十多年,穿皖而往来苏鄂百十趟,或轮船或汽车如今是高铁,我居然“有眼不识大别山”。还是到了信阳,一缕宽容慈爱的茗

芬召唤,让我得以认祖归宗。

信阳人民的爱茶敬茶也是挺让人感动的,他们参照茶叶的形状做成路灯护罩。悠悠茶香,不但给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实惠,还照亮人民感恩进取之思路。尤其是夜晚灯光映照在碧绿的茶叶形灯罩上,绿莹莹的光泽给人无限美感。我看见一座大桥栏杆上的路灯,两人高的一叶叶路灯,让这枚茶叶像迎风奋进的风帆,人从桥上过,似乎自己也与桥与叶一同轻盈若飞。茶之于信阳,的确有一种吉祥的文化符号感。

但少有人知道,信阳不仅盛产品饮的茶叶,还有大面积的油茶,种植和加工,带动了经济,拓宽了致富路。

“一亩油茶百斤油,脱贫致富盖高楼。”油茶是我国传统木本油料树种,近年来,看中油茶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及自身的自然优势,信阳将其作为优选特色农业项目大力发展,卓有成效。油茶成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、乡村振兴的新引擎。

以往,革命老区光山县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,荒山荒坡无人打理,群众守着“金银山”,却没有“摇钱树”。一株油茶,迎风起舞带来福音。

我们来到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,得知这里的油茶总面积近30万亩,成为国家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县。如今,这座油茶园所在的区域是3A级景区,

